

人民政府的政本

校正
大字評註
王鳳洲
袁了凡
綱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十二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琅琊 王世貞 趙田 袁黃 編纂

●唐紀

○玄宗皇帝

諱隆基睿宗太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為太子未幾即位享國四十四年壽七十八○帝開元初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後奸臣執權黷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

初祥元有終玄宗之謂也

御樓觀燈大

癸丑開元元年

通鑑起壬子今從綱目起癸丑蓋以一年不可兩君也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酺音蒲布也王布德大飲酒也

○開

門燃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

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

合音閤釀極產反會錢飲酒也

今乃損萬入之力營百戲之費

非所以光聖德美風俗也勅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

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

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疏邪佞者常親以至於覆國亡身而不悟何哉忠

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

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

○發明

太宗抑欲而

人主不可不

慎擇

親疏所以分

平主及國監令編

卷三十二

唐紀 玄宗皇帝

一

玄宗有愛民之誠

初政自書御機觀燈始與中宗無異何哉是時睿宗在上猶總大權而太平廢感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以嬉戲為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數也

五月罷修大明宮○修大明宮未畢勅以農務方勤罷之

發明

修宮未畢上以農務方勤特勅

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

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

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與懷貞義至忠謀廢立

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以進

侍郎王

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

崔日用入奏具言狀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

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

上皇矣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至

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於家初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

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幼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

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

信哉○胡致堂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卒震驚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

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玄宗感於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忌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乃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

張說遺上佩刀天子之孝在安四海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嘗言則其中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以高力士爲
右監門將軍

宦官之盛自
此始

明皇不戒履
霜之漸

李嶠不識逆
順

講武於驪山

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然則盡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可無恃而謀亂乃有
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於元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綱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鑑**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太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

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

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時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

寢多衣緋。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范華陽**平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

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身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

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奸。近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者。增多其員。自是

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丁南湖**平高力士之事。玄宗有類於君

一也。諫其聽姚崇二也。勸其立肅宗三也。愛其寵祿山四也。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是以要譽。國祚四十餘年。而宦官之禍。遂傾唐室矣。

綱九月。以李嶠爲虔州刺史。○**目**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

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

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綱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目**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綱講武於驪山。○**目**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營不整。坐兵部尚書郭

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薛訥解琬二軍不動

以元之同三

品

元之文武全

才

此張說之意

擬唐以姚元

之爲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謝表

姚崇以十事堅

上意史書皆爲

黜稱今就其事

義之曰不幸邊

功而薛訥王陵

何以屢致敗衄

曰官豈不與政

事而高力士楊

思勗何以罷任

不表且崇於玄

宗之不應懼而

元振於肅下

肅音導軍中大兒旗也

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功指諫太平公主言

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

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書

魏顯武且淫刑

帝兩失之矣

綱以姚元之同三品

目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

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

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

目時元之爲同州

刺史召詣行在帝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十事要說以

堅帝意奏曰臣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官豈不與政事

五願租賦外貢獻一切絕之六願威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

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鑒祿莽閹梁之亂爲萬代法帝皆

納之元之乃頓首謝

鑑上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

唯諾而已

鑑元之常奏請序進郎更上仰事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

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

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要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人君教幾圖治惟當務實豈在崇高虛名無論其獻媚貪諛不可為訓即以君上之尊而使臣下妄加稱謂以為榮亦復成何治體况尊號乃高宗以來弊政明皇方銳意維新顧於此仍循舊轍蓋不待天賢改元明不見自持之幾矣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天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

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蹈躁進純厚

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曩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

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

至詔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

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

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樂布之儔也擢為尚書郎

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漢高乃拜為都尉尹遂昌

十二月以姚崇為紫微令中書省玄宗改為紫微省張說為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

號復名崇崇既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範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

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

輔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為刺史

者勢必至無名
可取又豈直韓
愈二名嫌名之
議足以盡之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按天下安危責成宰相明皇初政清明故其簡任率皆良士惜其所得亦直鎮俗救時之材耳使有伊輔差立左右鮮克有終之弊

豈終蹈之乎

置左右教坊
太宗禮樂之

司

梨園弟子

相薛訥使之

將兵

太史奏日食

不應

日月食食原可
推算而知特以

改其常修德修
刑可耳若夫應

虧不虧必因步

測者之不精乃

以為端而質之

可笑可鄙莫甚

於此

姚崇折議者

之言

君不勞而天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

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

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

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胡致堂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

不敢言

范華陽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按天下安危責成宰相明皇初政清明故其簡任率皆良士惜其所得亦直鎮俗救時之材耳使有伊輔差立左右鮮克有終之弊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

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

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

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胡致堂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

不敢言

范華陽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下治
任相天子之

事

選使相之職

以徐倫為恭

陵令

精明氣象可

觀

崇繼子千請又

說古賈直明皇

不惟不罪其父

且罷知古官魁

柄何在況崇之

為人專事市恩

府恐其於張說

等固不待言即

一知古薦刺本

幾旋復排擠若

此材幹雖優瓊

瑜豈能自掩

從之

書

譏諫也日食不應歷官之失也而遽以稱賀故書譏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

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

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華陽

姚崇之辨雖能析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天子擇一相而任

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吏

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體乎

以徐倫為恭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光祿卿寶

希城等請以已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

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與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政如相姚崇定官制汰僧尼廢

酷吏皆有足取今罷員外檢校官大書於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

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為有唐盛德之主哉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

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

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謂之過官

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

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

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竟罷為工

部尚書

長枕大被
煮藥煎藥

明皇不能充
其類

明皇爲善出
於利心

劉友益謂特書
予之未爲切當

明皇非真能斷
離鳥棲也不過

博崇儉美名以
飾觀聽耳我

皇祖御批璽其矯
激太甚觀未幾

復遣使求珍翠
奇寶前後判然

不伴纖不能掩
其情偽矣

聖祖曰人主崇
尚節儉自是美

德第當近情平
易不可矯激太

甚如唐明皇以
珠玉錦繡焚之

於殿前矣未幾
復遣使求珠翠

之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宋王成器中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

○鑑上素友愛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帳。帳乙角反帷帳四合象宮室也

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飈吹火。誤熱上鬚。左

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范華陽

成器辭位以授明皇爲於兄弟之愛如此苟能充是

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爲人父。則以護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孽融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鑑上以風俗奢靡。是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宣。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

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晉武焚雉頭裘於殿前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

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

○司馬公

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脫節積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上使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

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何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之耳目。必有軍國大事。

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

之

奇寶何前後之判然不伴耶銳始者必鮮終人憤大抵然也

作興慶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仍各賜成器等

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
夢逆各反花附承花者也華萼相輝義取詩棠棣之華鄂不韡

瞻燕兄弟之意以名樓也**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

盡歡賞賚優渥。齊落代反賜也**丁南湖。**明皇與諸兄弟相厚尊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范公祖禹謂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有為而厚之本非友愛之誠心也

既非誠心豈能久乎是故羣臣奏請以成器等各為諸州刺史而後諸兄弟得保全矣

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

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蘇載有言操綱署以赴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綱署而人自信明皇以威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採擇女子之言一出宮人而訛言自

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蓋得之矣

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

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司馬公。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來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詔也而宰相賀之是侮其君也以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鄺王。嗣謙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

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懷慎坐鎮雅俗

為相何如管

易得

伴食宰相

同心以濟太平之政

捕蝗獲災何至轉傷和氣懷慎稱伴食亦不應作如是語蓋當眾人欲美姚崇不覺傳聞過當至使若水所言拘迂更甚崇牒願是明快

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

告十餘日政事委積言准壺而不能理也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

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德一作得得色謂容色自矜為得志

也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對曰管晏

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

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

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司馬公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

秦誓所謂能憂谷之者懷慎之謂矣○陳止齋昔姚崇佐明皇處懷慎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者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

以已妨賢非謹厚君子不能也謂姚崇拔己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己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延賞所以沮李晟者而謂君子為之乎

山東大蝗○國人皆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

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蕒而得蛭恐左右見

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嘔而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教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理之歸而泣其母問故

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叔教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

之○蘇氏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抑末矣

玄宗置侍讀之官

選儒士入內侍讀

幽求首建大策

玄宗公正之至

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幽州節度抗制北邊誠得其人任之未嘗不可倚為鎖鑰之寄天寶亂在誤用祿山不得設官之非也劉

九月置侍讀官。侍讀之名始見於此**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

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

量更日侍讀。褚無量時已羸老為造腰與使內侍昇之待以師傅之禮。**發**明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年老充選書

之於冊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發**明韋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太平之逆又發其姦玄宗雖處以相職未幾即遭貶黜畧無少恕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幽求既不

論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畧不念其有功綱目推求其實故於幽求之卒特揭郴州刺史書之以見斥逐遠外之意耳

丙辰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上**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

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歐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發**明玄宗初至

深惡戚里梟權之弊故長孫昕有犯隨即戮之可謂公正之至然昕罪不至死若等其輕重賅足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鑑**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

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錢之

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書**法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重者為之帝可謂

知所權衡矣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鵝鵲鵝鵲等。鵝鵲音交晴似鳬脚高有毛冠辟火災長目睛交故名鵝鵲鵝鵲音溪勑水鳥五色小於鴨准賦云鵝鵲尋郡而還害

友益謂書置以
志禍始真事後
拘墟之見非定
論已

擬唐以尚書

右丞倪若水

為汴州刺史

兼河南採訪

使謝表

此行何其登

仙

玄宗知所權

衡

擬唐刺史倪

若水諫捕鵠

鵠等謝表職

人貴焉

縣令試理人

策

章濟詞理第

一

擬唐以宋璟

為西京留守

詰

擬唐以宋璟

為刑部尚書

其宿若有勅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禽捕鳥。水陸傳送。令故名鵠鵠。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丁南湖

倪若水之刺汴州也。修孔廟。建學廡。以興教化。又能諫玄宗捕禽之失。亦可謂賢矣。顧彼好道之心。故慕景儀。且曰。吾恨不得為其騶僕。嗚呼。此真憲得之鄙夫也。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修德

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晉惠時劉聰據平陽。僭號曰漢。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

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宰。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

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王鳳洲

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為相。奏

捕之。夫捕之固非本務也。而縱之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使個人於越而救窮子者。論也。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天將孕珍長虜。而以鳥係和。是盡靡人以餌蝗也。且夫除蟲。蟲攻害物。除蝗。蝗去。施而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法乎。

名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監縣令。非才及入謝。

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章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

餘一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六月。太上皇崩。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

表

姚崇三為宰相
居官亦不若懷
慎之清素二子
又頗受賄遺何
至竟無居第考
張說為崇作神
道碑有云池臺
琴筑優游暮齒
猶得謂之無居
第耶通鑑多引
舊書如此條故
不如新書之得
實

為相務在擇
人
宋璟抑靈奎
之賞

宋璟見始知
終

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國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國**姚崇無居第寓居同

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

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迨崇子彝異頗受賂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

書趙誨受賂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

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

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范

華陽晉申根以慈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怨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國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國**璟為相務在擇

人隨材投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

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奎目

緣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徵倖痛抑其賞

逾年始授郎將靈奎痛哭而還○范華陽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曠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

歟其可謂
賢相矣

宋璟可謂賢相

開元賢相姚宋

並稱定則崇不

遠環達基觀崇

請武氏鼎銘

表賀日食不應

皆風諂諛順旨

至太廟室壞兩

人進說邪正更

自判然蓋崇深

以救時自意才

學非不可觀而

鑑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

環與頊相得甚厚環每論事則頊助之環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謂蘇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黃門過其父矣黃門謂蘇頊

父子同在禁院朝廷榮之頊襲封許國公性廉儉俸廩悉散諸弟親族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云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環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

然禮遇殊卑薄矣○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視開元初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營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變

以成天下之務環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之所以往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過蓋難矣天

○丁南湖史氏以姚崇宋璟並稱賢相予蓋疑焉而謂崇之多不如環也蓋崇之應變成務每以詔君為計日食不應則表賀焉鼎銘偶合則表賀焉太廟室壞帝

當修省則諷其漫遊東都焉於是帝心大喜

○袁了凡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蘇宋劉軻上崔相國書權德輿

寵眷日隆孰若環之持正守法一於剛毅乎

作陸敬輿乾乾集序僕稱姚房杜宋論頗不一蓋蘇許公之嚴可替否宋廣平遜所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然未正居相位又承房杜之後少加潤色故止以諫諍顯而不以功業聞至姚杜之有時見遺者蓋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開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全者大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或曰餘無秋梁公陸宣公裴晉公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君臣相遇以義始終否

者有臣而無君是固融於過也

宋璟可謂先

中興

天所以佐唐

崇璟可謂先

見

高齊姚宋質

疑

知古今無
關
宋璟禁立遺
愛碑
文章宜從舉
選

姚崇達君之
惡
太廟忽於所
當先
太廟壞與行
會
二人對說甚
正
一舉四失皆
具
問玄宗一舉
而四失皆具
先儒謂姚宋亦
有責請詳言
之
今史官隨宰

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關政矣廣州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詔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為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詔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編始制郎御史起居補遺不擬良法也故特書始○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

是歲始更此制

鑑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

頊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

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遂幸東都褚無量言隋文帝富

有四海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

詔諛上弗聽○胡致堂長君之惡其罪小達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達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

甚眾而忽於所當先春秋書世室壞譏慢也今太廟室壞宋璟蘇頊二人對說甚正崇乃以賢於王珪能幾何哉○尹遂昌春秋書世室壞譏慢也今太廟室壞宋璟蘇頊二人對說甚正崇乃以

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禮制不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矣

編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鑑**貞觀之制中書名

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又御史彈百官服牙冠東北荒中有獸

相人侍
臺據對仗

宋璟後復貞

觀之治

鄭郭投匭獻

與蕭蕭瑞出

家無異

今州縣行鄉

飲酒禮

開元舉一廢

綱目錄羊之

名辨多一角性忠見人關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
以爲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纓爲展筒錢柱卷

君而小臣不得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

前屏左右密奏諫官吏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

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

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密旨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

故事書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

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尹遂昌書太宗令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治致太平自高宗睿宗肅宗德宗此制遂

能盡如貞觀之盛亦庶幾焉耳

○袁了凡書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此武氏紀元之初政也而後此置銅

仍而不改何與至乃以惟簿暖

昧緩人亦宛抑矣綱亦密矣哉

戊午六年正月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書書予

夏四月敕度鄭詵郭仙舟爲道士

○參軍鄭詵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

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士書二人從

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

與太宗之聽蕭蕭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劉廬陵

書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

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

雖舉一廢百而綱目書

之其亦錄羊之微意歟

此方校核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itongbook.com